

突发事、要紧事、感人事、有趣事……文图还原现场，亲身感受请你侧耳听。



大家安心回家,我们一直都在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金婷

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,不管是汽车站的检票口、进出站口,还是候车室、智能取票点……只要旅客有需要的地方,他们总能帮得上忙。他们,是杭州市西湖区城管局留下执法中队的贴心城管职工志愿者。昨天,记者来到杭州汽车西站,感受到了这些城管职工志愿者的贴心春运服务。

问什么都难不倒他

春节近在眼前,杭州各大汽车站的客流量也到了顶峰。昨天上午9点,正是客运站客流最大的时候,在杭州汽车西站,记者看到,这里虽然人潮涌动,但一切都井然有序:售票大厅前,早已用椅子一圈圈摆成了“回”字型;而以前小摊小贩沿街兜售、站前广场垃圾随处可见等情况也不见了踪影。

来往穿梭的人群中,杭州市西湖区城管局留下中队的执法队员杨嵘已经站了1个半小时,他们的工作时间,是从早上7点半开始的。见记者对蜿蜒的椅子感兴趣,他颇有心地解释其中的妙用:“用椅子隔挡,既可以有效防止人流拥挤混乱,还可以给走累的人歇歇脚。”

虽然也是城区,但景区、客运站的城管工作,和其他区域有明显不同。最典型的是:每逢重大节假日,市中心区域会空一些,而景区、客运站等区域却特别繁忙,“对我们来说,春运就是打仗啊!”杨嵘说,今年他们中队围绕春运,在汽车西车站前广场开展“爱心暖冬,幸福回家”主题春运服务活动,融管理于服务中,为旅客提供贴心的城管服务,如无偿提供手推车、帮助返乡的旅客搬运行李,免费提供热水、指引公交换乘等,很受旅客欢迎。

这些服务看起来不起眼,但记者发现,做起来真得要吃得苦、受得了累。拿问路来说,记者和杨嵘在站前广场站了不到半个小时,平均两三分钟就有人过来问路,有问网络取票在哪里的,有问机场大巴哪里坐的,还有问厕所、问公交车站的……“我在这里整整6年,问什么都难不倒我。”杨嵘笑着说。

除了“问不倒”,杨嵘还有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”的本领。在站前广场,一个姑娘拖着一个大行李箱,胳膊弯里抱着条棕色的小贵宾犬,急匆匆往售票厅方向走。杨嵘赶紧主动迎了上去:“这位旅客你好!宠物是不能一起乘车的,要去单独办理托运。”被这一提醒,本来就脚步



城管队员春节不休

站前广场一侧的治安警亭边,有一个斜坡,拉行李箱的旅客从这里走省力很多,不用上台阶。不过,这两天很多旅客都是举家返乡,小朋友拉大行李箱的情况很多。“小朋友,来,叔叔帮你!”在上坡口,每当看到负重的小朋友,杨嵘和城管队员总是忍不住弯下腰帮忙。

和其他汽车站一样,往年每逢春运,小摊小贩都会来凑热闹,烤番薯的、卖烧饼的,还有卖柑橘、苹果的,常常走几步就能碰到一个小摊。但今年,这样的情景却看不到了。“很多小摊贩都转移到了留下的几个疏导点,接受规范管理。这样么,小摊贩能继续做生意,车站这边的卫生和市容、秩序也有保证。”杨嵘说,虽然小摊贩走了,但车站里新增了很多小餐饮点,工商、卫生等部门定期来检查,所以,旅客们的饮食也有保证。

“很多旅客都是返乡的外来务工人员,在外奔波了一年,就盼着回家。大家安心回家,我们一直都在!”杨嵘说,这个春节,他们中队每天都有15名执法人员、协管、特保,轮流值守在汽车西站、东岳社区的法华寺、西溪湿地等重要区域,为大家送上贴心服务。

辛苦了这么久,总算一切值得

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西法

“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法官……”近日,在杭州西湖法院执行局,老宋夫妇和老邱夫妇从法官手里接过一张80万元的领款单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为了这笔交通事故赔偿款,他们焦急地等待了2年半,如今,4位老人终于能安心了。

先期拿到80万元

2014年6月,G25高速杭州路段,蔡某驾驶一辆半挂车,撞上了停在硬路肩上的另外一辆半挂车,事故造成蔡某车上的2名乘客死亡。

2015年,2名死者的家属,也就是老宋夫妇和老邱夫妇,分别向西湖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合理损失,驾驶员蔡某及车辆的使用权人赔偿2对夫妇51万余元、89万余元,车辆实际所有公司苏州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2016年7月,老宋、老邱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使用权人的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,人也找不到,蔡某也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判入狱。于是,执行员胡锦涛和张超宗把重点放在了苏州那家公司上。经过调查,苏州公司名下账户里没有款项,公司经营地和法定代表人都变更了。于是,2位承办人先进行了公司账户查封和禁止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执行措施,随后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线索,了解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——股东之一的魏某。

期间,胡锦涛和张超宗来往杭州与苏州之间10余趟,终于查明魏某和另一名股东饶某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。于是,承办人立即追加了魏某和饶某为被执行人,为防止两人转移财产,又赶紧对两人名下的房屋和车辆进行了查封。

承办人多次联系魏某和饶某,督促他们在抽逃出资的限额内尽快履行义务。然而,魏某和饶某还是推三阻四、讨价还价。见这两人态度恶劣,承办人将他们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上了“黑名单”,生活处处受限,过了一段时间,魏某和饶某主动露面了。今年1月22日,两人与申请人达成了协议,先期偿还80万元,剩余的60万元在2017年2月22日之前履行完毕。

钱到账后,胡锦涛和张超宗立即联系了4位老人来领款,“终于兑现了我们的承诺,让老人在年前拿到了钱。”胡锦涛一边写着结案笔录,一边感叹道:“辛苦了这么久,总算一切值得!”

终于拿到44万元

老宋夫妇和老邱夫妇前脚刚走,江西的汪大伯夫妇俩和孙子、孙女以及亲家余大伯夫妇也赶到了西湖法院。同一天,他们也领回了44万元的执行款。

儿子儿媳的那次意外虽然已经过去快6年了,但提起往事,汪大伯还是老泪纵横。

2011年4月,汪大伯的儿子汪某载着妻子骑电瓶车下班回家,途中,电瓶车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,结果两人当场身亡。汪某和妻子被认定为工伤。2013年3月,经过劳动仲裁部门裁决,汪某和妻子的公司——杭州某服饰公司,要向汪某的家属6人支付费用共计230余万元。

谁知,服饰公司之后向西湖法院起诉,要求判令公司不予支付这笔钱,理由是经营不善、资不抵债、无力偿还。西湖法院经过审理判决,支持了劳动仲裁部门的裁决内容。

汪大伯等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,承办人徐建峰经过调查发现,服饰公司账户里只有6000元,无房、无车。

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郑某长期在外地工作,又不愿意到法院调解,案子一度陷入僵局。徐建峰多次联系郑某,但郑某付了16万元以后,又杳无音讯了。

但徐建峰一直没有放弃,多方查找执行线索,同时将郑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。

2017年1月的一个周末,郑某在杭州萧山机场被拦了下来。徐建峰立马赶到机场,将郑某带回法院。郑某一开始还想抵赖,但一听说法院将对他进行司法拘留,马上表示愿意去凑钱。

考虑到公司确实已经不再经营,郑某名下也无财产的情况,汪大伯他们同意在赔偿款方面作出一些让步。郑某东拼西凑拿出了44万元,此案就此了结。

